

卢旺达语言政策演进的核心逻辑： 从去殖民化到国家发展^{*}

苏 环¹, 郑 崧²

(1. 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 商学院, 浙江 兰溪 321100; 2. 浙江师范大学 国际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 浙江 金华 321004)

【摘 要】卢旺达语言政策历经多次变化, 呈现出包容性、开放性和发展性等鲜明特征。当代卢旺达语言政策演变的核心逻辑是从去殖民化到实现国家发展, 其最终目的是实现国家的全面发展。通过对语言地位、本体、习得与声望规划, 卢旺达现已形成卢旺达语、法语、英语和斯瓦希里语 4 种官方语言并存的语言生态, 以满足卢旺达国家发展多维需求。当前, 中卢两国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 中文教育发展形势喜人。未来卢旺达中文教育应把握深化中卢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机遇, 根据卢旺达社会经济发展趋势以及语言政策走向, 合理规划, 稳步推进。

【关键词】卢旺达; 语言政策; 语言规划; 国家发展; 中文教育

【中图分类号】H0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2025)04-0038-08

DOI: 10.14091/j.cnki.kmxyxb.2025.04.005

一、引言

卢旺达位于非洲中东部的东非高原上, 东临坦桑尼亚, 南接布隆迪, 西接刚果(金), 北连乌干达, 国土面积约 26338 平方公里, 是非洲大陆上面积最小的国家之一。卢旺达全国总人口约 1400 万, 主要由胡图(Hutu)、图西(Tutsi)、特瓦(Twa)3 个民族组成, 其中胡图族约占总人口的 85%, 图西族约占 14%, 特瓦族约占 1%。卢旺达经济以农业为主, 近年来, 卢旺达政府积极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实现了经济的飞速发展, 位列非洲增长最快经济体前五位。同时, 卢旺达积极布局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 成为非洲首批应用人工智能的国家之一。2024 年, 世界银行首份《商业就绪》(Business Ready) 报告将卢旺达评为非洲第一、全球前十的改革表现最佳经济体。

卢旺达与中国于 1971 年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并于 2018 年 7 月和中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目前, 中国已成为卢旺达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与卢旺达在政治、经济、人文等领域的合作均取得了显著成就, 不仅为卢旺达的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持, 也为中非友好合作树立了典范。因此, 全面加强卢旺达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当前国外学者对卢旺达的研究较为丰富, 涵盖了政治、历史、语言与教育多个领域。而国内研究虽然在这些领域均有涉足, 但对卢旺达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的研究较少, 缺乏对卢旺达语言政策在国家转型背景下的系统梳理。卢旺达语言政策的历史发展大体可以分为 4 个时期: 殖民时期(1885~1962 年)、民族独立时期(1962~1994 年)、重建时期(1994~2007 年)、新时期(2008 年以后)。目前卢旺达共有 4 种官方语言, 即卢旺达语、英语、法语和斯瓦希里语, 这在非洲国家中极为少见。因此, 其语言政策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 【作者简介】苏环, 女, 河北邢台人, 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为中非经贸合作、非洲教育等; 郑崧, 男, 浙江金华人, 浙江师范大学教授, 研究方向为非洲中文教育、非洲教育等。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非洲百年汉语传播研究”(21&ZD311); 金华市社科联重点项目“兰溪市主导产业开拓非洲市场的趋势研究”(SXZF202512Z)。

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是国家或地区社会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不仅涉及语言的法律地位、语言使用的规范,还关联着语言的社会功能、教育机制、身份认同及国家意识形态。这两个术语常同时出现,被看作同义词。Kaplan&Baldauf认为,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实际上代表了语言变化过程这一系统的两个不同方面。^①语言规划可以分为4种基本类型:本体规划(corpus planning)、地位规划(status planning)、习得规划(acquisition planning)和声望规划(prestige planning)。^②本文基于此,探究卢旺达语言政策的演进与变革,从4个方面分析其语言政策背后的核心逻辑。

二、地位规划:政权稳固与国家发展的工具

语言的地位规划是针对语言外部的一种规划活动,目的是确定语言文字在社会中的地位,以便使用语言文字的社会成员能够在合适的场合使用。^③本文按时间脉络分析不同时期卢旺达语言地位规划。

(一) 殖民时期(1885~1962年)

德国殖民时期(1885~1916年),殖民者将德语和斯瓦希里语带到卢旺达,并对这两种外来语言和卢旺达本土语言卢旺达语进行了规划。对于德语和斯瓦希里语,因德国在卢旺达的殖民者数量极少,直接大范围推广难度很大,因此殖民政府主要将这两种语言用于军事、行政和跨民族交际。^④例如德国殖民政府官员和卢旺达本土官员在行政事务交流时会使用斯瓦希里语。德语和斯瓦希里语虽未大范围使用,但因属于管理者语言,在当时被认为是有声望的语言。德国殖民政府考虑到外来语言高额的推广成本,不得不借助卢旺达语进行国家治理,因此依然将卢旺达语作为基层管理与教育教学中的主要语言。^⑤

比利时殖民时期(1916~1962年),殖民政府将法语引入卢旺达,重新对卢旺达主要语言进行了规划,包括放弃前殖民国的语言——德语,降低斯瓦希里语的地位,将法语定为教育、宗教、行政和司法系统中的核心语言。^⑥这种语言规划不仅影响了卢旺达的教育和行政体系,也深刻改变了卢旺达社会的语言生态,使得法语在卢旺达的影响力日益增强,而本土语言和斯瓦希里语的发展则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比利时殖民者与德国殖民者语言政策的差异源于两国殖民目的的不同:德国意在通过间接统治维持低成本殖民,比利时则利用种族分化改变卢旺达社会结构,实现深层次剥削。1933~1934年,比利时殖民者从法律上将卢旺达人民明确划分为胡图、图西和特瓦三大族群,^⑦并在教育、土地分配、就业等关键领域实施差异化的族群政策,试图利用图西族协助自己的统治。通过种族分化,图西精英阶层可以学习并使用法语,卢旺达其他民众主要使用卢旺达语和斯瓦希里语。

(二) 民族独立时期(1962~1994年)

独立初期,卢旺达重新对卢旺达语和法语进行了规划。1962年,新政府颁布了第一部宪法,规定法语和卢旺达语为官方语言。独立之后,卢旺达语被塑造成民族认同的语言,肩负起去民族化的功能,卢旺达语的地位持续上升。1978年,卢旺达进行了基础教育本土化改革,取消小学法语教学,确立卢旺达语为小学阶段的唯一教学语言。^⑧然而,由于社会等级固化,法语依然保持着“精英”语言的地位;此

① Kaplan R B, Baldauf R B. Language Planning from Practice to Theory [M].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1997.

② 王辉. 语言规划研究50年[J]. 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 (6): 16-22.

③ 陈章太. 语言规划概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5.

④ Mazrui A. The Arabic Stimulus to the Swahili Language: A Post-Colonial Balance Sheet [J]. JULACE: 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Namibia Language Centre, 2017, (2): 51-67.

⑤ Niyomugabo C. Kinyarwanda language in education across times: myth or reality? [J].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Reviews, 2015, (6): 86-95.

⑥ Newbury C. The Cohesion of Oppression: Clientship and Ethnicity in Rwanda, 1860-1960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⑦ Mamdani M. When Victims Become Killers: Colonialism, Nativism, and the Genocide in Rwanda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⑧ Pearson P. Policy without a plan: English as a medium of instruction in Rwanda [J]. Current Issues in Language Planning, 2013, (1): 39-56.

外,卢旺达在独立后与比利时、法国、布隆迪、扎伊尔等法语国家和地区交流频繁,这种国际交往模式使得法语在卢旺达官方语言体系内的地位更加稳固,尤其是在处理国际关系和外贸谈判时,法语凭借其优势被广泛使用。因此,独立之后法语继续广泛用于行政、教育和对外交流,而卢旺达语则局限于基层沟通、基层教育及文化表达。这种不平衡的语言政策也引发了社会内部的诸多矛盾,加剧了社会不平等现象。

(三) 重建时期 (1994 ~ 2007 年)

1994 年,卢旺达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事件。^①事件后,卢旺达爱国阵线 (Rwandan Patriotic Front) 掌权并组建了新政府,卢旺达进入重建时期。卢旺达的语言政策与地位再次发生了变化:法语逐渐失去主导地位,英语开始崭露头角,卢旺达语地位持续上升。

对于法语,新政府在执政初期保留了法语的官方地位,在国家的行政体系如教育、医疗、法院、媒体等仍然以法语为主。^②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考虑到法语在国际交往中已经形成的稳固地位,若贸然废除法语,可能会在对外交流、获取国际援助等方面遭遇阻碍。另一方面,国内长期使用法语的群体,尤其是一些精英阶层和专业领域人员,也对继续保留法语有强烈诉求。但受民族大屠杀事件影响,卢旺达与法国关系持续恶化,法语地位不断降低。

伴随着政权的平稳过渡,新政府于 1996 年将英语纳入卢旺达官方语言,标志着卢旺达语言政策的重大转折。新政府核心领导人多为长期流亡在乌干达、刚果、坦桑尼亚、肯尼亚等英语国家的图西族人,他们的主要语言背景是英语。政权更迭伴随着核心语言背景的转变,直接推动了英语在国家机构、教育体系及公共传播中的地位提升。^③在此时期,新政府也意识到了以往语言政策带来的问题,如语言隔离带来的民族分化与社会矛盾,因此开始逐步提升卢旺达语的地位。例如,有学者在研究卢旺达法律发布所用语言顺序后发现,1998 年 3 月之后其优先顺序由“法语 - 卢旺达语 - 英语”变为“卢旺达语 - 法语 - 英语”。^④

(四) 新时期 (2008 年后)

2008 年,为增强学生的就业竞争力、深化民族团结并推动经济发展,卢旺达教育部决定以英语取代法语,作为学校唯一教学语言。这标志着卢旺达的语言地位规划展现出以国家发展为导向的新趋势,语言政策开始被赋予更多的现实功能,成为推动国家重建和加强区域合作的重要工具。

首先,英语作为一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语言,其地位在卢旺达不断提升。2008 年卢旺达教育部宣布英语在中小学和大学全面取代法语,作为核心教学语言,而卢旺达语则作为一门学科进行教学。^⑤2009 年,卢旺达正式加入英联邦,成为继莫桑比克之后第二个无英殖背景的成员国,这一举措进一步巩固了英语在国家外交和教育系统中的地位。卢旺达政府提升英语地位旨在吸引英语国家投资、拓展高等教育领域的合作,并助力卢旺达融入以英语为主导的东非共同体。

在此期间,英语地位的提升伴随着法语地位的下降。2018 年,卢旺达政府为了提升卢旺达在区域互动、商业、旅游方面与法语区合作的潜力,在卢旺达部长会议上提出在教育、培训和商业等部门可广泛使用法语。^⑥为此,卢旺达教育部出台了《卢旺达法语教学计划》,旨在提高小学、初中、高中、职业教

① 卢旺达种族大屠杀,又称卢旺达内战,发生于 1994 年 4 月 7 日至 1994 年 6 月中旬,是胡图族对图西族及胡图族温和派有组织的种族灭绝大屠杀,共造成 80 ~ 100 万人死亡。

② Hintjens H. Post-genocide identity politics in Rwanda [J]. Ethnicities, 2008, (1): 5-41.

③ Reed WmC. Exile, Reform, and the Rise of the Rwandan Patriotic Front [J]. The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1996, (3): 479-501.

④ Rosendal T. Languages in competition in Rwanda: Who is winning on the linguistic market? [J]. Language Matters: Studies in the Languages of Africa, 2010, (2): 238-259.

⑤ Gahigi M. Rwanda: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kicks off [EB/OL]. [2008-12-01]. <http://allafrica.com/stories/200812010940.html>.

⑥ The New Times. Govt launches plan to teach French [EB/OL]. [2022-04-01]. <https://www.newtimes.co.rw/article/194698/News/govt-launches-plan-to-teach-french>.

育和高校教师的法语水平,并要求卢旺达教师根据最新的语言政策和学习者需求调整教学方法。^① 法语地位的不断变化亦反映出卢旺达在语言政策制定上的灵活性和务实性,既要顺应国际发展趋势,提升英语地位,又要兼顾历史和区域合作的现实需求,保留并适度恢复法语的适用范围。

三、本体规划:政治表达与认同构建的载体

语言本体规划是指对语言文字本身进行调整的活动,其目的是使语言文字形式规范化、标准化。^② 卢旺达的语言政策与规划主要围绕卢旺达语、法语、英语和斯瓦希里语展开,本节将分别分析这些语言本体规划背后的逻辑。

(一) 卢旺达语

卢旺达语是卢旺达人民的共同语言,因此任何时候它都是实现国家有效治理的首要工具。正是因为如此,即使是在殖民统治时期,殖民者也不得不重视推进卢旺达语的本体规划。德国和比利时的殖民者曾对卢旺达语进行了基础性的本体规划工作。德国神父 Hurel Eugène 编写的《卢旺达语手册》涵盖了卢旺达语的语法、词汇、句子、故事及谚语;^③ 传教士 Dufays Félix 编写的《德语-卢旺达语词典》^④ 是一部德语与卢旺达语之间的双向词典,对研究卢旺达语的词汇、语法和用法具有重要价值。Léon Classe 对卢旺达语的正字法进行了协调和标准化,为卢旺达语制定了统一的拼写规范。^⑤ Balthazar Gafuku 为学生编写了《卢旺达学生用书》。然而,殖民者对卢旺达语进行本体研究的根本目的并非为推动该语言的发展,而是为了传教或进行殖民管理。独立后的卢旺达政府更加重视卢旺达语的民族纽带作用,并进一步推进卢旺达语的本体规划,在语法、拼写和专业词汇上开展了更为规范的工作:确定官方拼写(《卢旺达语官方拼写法》)、出版语法书籍(如《基尼亚卢旺达语语法概要》)、成立国家词汇委员会(CNL)、出版卢旺达语-法语词典。^⑥ 2008年后,政府通过教育部与语言研究机构合作,进一步推进以卢旺达语为基础的卢旺达语标准体系建设,并将其作为小学阶段的基础教育语言与国家对外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此举旨在将卢旺达语打造为国家文化主权的载体。^⑦

(二) 法语和英语

法语和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言,其发展已相对成熟,因此卢旺达在这两种语言的本体规划上较为有限。特别是大屠杀事件之后,法语本体规划呈现出消极维持的状态:新术语的开发停滞,教材版本不再更新,公共标识中法语比例下降。^⑧ 而英语在卢旺达被明确定位为“功能性语言”,其核心价值在于对接全球知识体系。在法律、科技、经贸等领域,卢旺达直接采用英美标准术语,^⑨ 教材也依赖进口。^⑩ 从某

① Ministry of Education. National plan 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 French in Rwanda [R]. Kigali: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22: 7-8.

② 陈章太. 语言规划概论 [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③ Hurel, Eugène. Manuel de langue Kinyarwanda: comprenant la grammaire et un choix de contes et de proverbes [M]. Facsimile reprint of 1911 ed. München: Lincom Europa, 2010.

④ Luxemburger Autorenlexikon. Félix Dufays [EB/OL]. [2024-12-05]. <https://www.autorenlexikon.lu/page/author/211/2118/DEU/index.html>.

⑤ Niyomugabo C. Kinyarwanda language in education across times: myth or reality? [J].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Reviews, 2015, (6): 86-95.

⑥ NTAKIRUTIMANA évariste. La langue nationale du Rwanda: plus d' un siècle en marche arrière [D]. Québec: Université Laval, 2012.

⑦ Taylor C C. Sacrifice as Terror: The Rwandan Genocide of 1994 [M]. Oxford: Berg Publishers, 1999.

⑧ Rosendal T, Amini Ngabonziza J de D. Amid signs of change: Language policy, ideology and power in the linguistic landscape of urban Rwanda [J]. Language Policy, 2023, (1): 73-94.

⑨ Samuelson B L, Freedman S W. Language policy, multilingual education, and power in Rwanda [J]. Language Policy, 2010, (3): 191-215.

⑩ Pearson P. Policy without a plan: English as a medium of instruction in Rwanda [J]. Current Issues in Language Planning, 2013, (1): 39-56.

种程度上说,卢旺达主动放弃了英语的本土规划。

(三) 斯瓦希里语

殖民政府开设的学校使用斯瓦希里语教学,出版斯瓦希里语的教材和报刊等;教会学校也用斯瓦希里语教学,并且出版斯瓦希里语读物。这推动了斯瓦希里语在卢旺达的传播。2017 年,斯瓦希里语正式成为官方语言后,政府随即启动了教材开发及术语标准化项目,例如编写出版《斯瓦希里语-卢旺达语基础词典》。然而,这一举措并非完全源自实际语言使用需求,而是旨在通过语言符号向东非共同体传达归属承诺,借助本土规划塑造区域认同,进而达成政治、经济等区域一体化目标。

四、习得规划:人力资本与教育重塑的方式

(一) 卢旺达语教育政策

在殖民之前,卢旺达主要通过社区或家庭开展教育活动,由父母、邻居或长者通过故事、谜语、诗歌等口头形式教授知识,卢旺达语是唯一的教学语言。学生通过文化晚会(Igitaramo)或传统学校的方式(Itorero)学习道德规范和文化价值的基本知识(如 ubupfura “心灵之美”、ubutwari “英雄主义”)。^①

殖民统治时期的语言习得规划旨在通过西化教育和分层教育体制培养本地精英和殖民代理人,进而实现文化同化,服务殖民统治。德国殖民时期,传教士和殖民政府开设了一些卢旺达课程,主要用于传教和殖民管理。进入比利时殖民时期,卢旺达语是小学 1~3 年级的教学语言。比利时殖民时期实施此教育政策并非为了推广卢旺达语,而是通过语言规划与控制形成文化认同和语言隔离。例如在教育政策规划上,殖民当局建立了等级明显的教育体系:图西族学生接受法语主导的“精英教育”,旨在培养殖民代理人;胡图族学生则被安排在斯瓦希里语授课的“低等教育”,主要为体力劳动做准备。^② 这种教育政策进一步强化了图西族的社会优势地位,激发了胡图族的不满与族群分裂。

1978 年,卢旺达政府进行了基础教育改革,卢旺达语取代了法语成为小学期间唯一教学语言。政府此次改革的目的是提升教育公平,使基础教育惠及更多学生,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孩子;同时,希望通过此举加强国家认同感,减少对殖民语言法语的依赖。然而,1991 年对全国学生法语能力进行重新评估后,发现学生的法语能力普遍偏低,卢旺达不得不回归到之前的教育体系。^③ 此后,卢旺达语仅作为小学 1~3 年级的教学语言,直到 2008 年被英语取代。3 年后,由于英语教师和教学资源的缺乏,2011 年卢旺达语重新成为小学阶段教学语言。

(二) 外语教育政策

德国殖民时期,1905 年“白衣神父”(White Fathers)在尼扬扎(Nyanza)设立第一所西式学校,向酋长儿子教授宗教教义(catechism)。此后,传教士们为了培养能够支持传教管理的基督教精英,间接推动了卢旺达教育。正如卢比亚斯神父所说:“我们打算培养知识分子,但如果我们通过学校系统成功地培养了一个开明且有能力在他们中间传播信仰的基督教精英阶层,我们将感到满意。”^④ 他们一开始使用斯瓦希里语进行教学,1929 年因担心斯瓦希里语推广伊斯兰信仰,暂停使用斯瓦希里语进行教学。

比利时殖民时期,法语成为核心教学语言。小学 1~3 年级采用卢旺达语授课,^⑤ 4 年级后针对不同族群学生采用不同的语言,图西族学生使用法语,胡图族学生则使用斯瓦希里语。殖民政府将法语教学限

① Niyomugabo C. Kinyarwanda language in education across times: myth or reality? [J].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Reviews, 2015, (6): 86-95.

② Mamdani M. When Victims Become Killers: Colonialism, Nativism, and the Genocide in Rwanda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③ Pearson P. Policy without a plan: English as a medium of instruction in Rwanda [J]. Current Issues in Language Planning, 2013, (1): 39-56.

④ BYANAFASHE D., RUTAYISIRE P. History of Rwanda: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M]. Kigali: National Unity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2016.

⑤ Pearson P. Policy without a plan: English as a medium of instruction in Rwanda [J]. Current Issues in Language Planning, 2013, (1): 39-56.

制在小范围的图西族人中,借助教育体制达到民族分裂与文化同化的目的,以此培养出符合他们利益的本地精英和殖民代理人。尽管卢旺达独立之后开始重视本土语言教育,与法语开展竞争,但由于长期殖民统治形成的教育惯性,以及法语在国际事务和文化交流中的影响力,法语在教育体系中仍然占据着重要地位。法语在卢旺达教育体系的主导地位一直延续到2008年。2008年,法语作为卢旺达教学语言被废除。

1994年后英语逐渐进入卢旺达教育体系,和法语同时被列为中学和高等教育教学语言,以满足归国人员的学习需求。1998年,卢旺达教育部实施了卢、法、英并行的三语政策,小学4至6年级可根据学校实际情况自行选择使用法语或英语。^①2008年出现了教育政策大变革:英语成为卢旺达唯一教学语言。卢旺达政府在教育政策中大力推广英语除了有政治目的外,还与国家发展战略密不可分。一方面,卢旺达培养学生的英语和多语能力,提高他们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竞争力;另一方面,通过推广英语,吸引美国、英国等国家的投资,以推动国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此节内容归纳为表1。

表1 卢旺达不同时期教学语言一览表

时期		小学		中学	大学
		P1 – P3	P4 – P6		
德国殖民时期(1885—1916)		斯瓦希里语 + 卢旺达语			
比利时殖民时期(1916—1962)		卢旺达语	法语(图西)、 斯瓦希里语(胡图)	法语(图西)	法语(少数精英)
独立时期	1962—1978	卢旺达语	法语	法语	法语
	1978—1991 ^②	卢旺达语	卢旺达语	法语	法语
	1991—1994	卢旺达语	法语	法语	法语
重建时期	1994—1998	卢旺达语	法语主导	法语主导	法语主导
	1998—2007	卢旺达语	法语/英语	法语/英语	法语/英语
新时期	2008—2011	英语	英语	英语	英语
	2011—2019	卢旺达语	英语	英语	英语
	2019—今	卢旺达语向英语过渡	英语	英语	英语

五、声望规划:文化认同与意识形态的手段

语言声望规划是指在语言地位规划和本体规划活动中与社会文化和心理因素有关的规划活动。^③卢旺达针对主要语言进行了声望规划,这些语言在不同时期也被赋予了不同的地位。

(一) 卢旺达语和法语

卢旺达是非洲为数不多的单一语言和单一文化的国家,3个民族使用相同的语言卢旺达语(属班图语系),拥有相近的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因此,卢旺达语天然具有民族统一文化认同的属性。而殖民者的到来打破了这一语言环境,他们通过语言声望规划达到其殖民意图,破坏卢旺达民族团结。法语最早由比利时引入卢旺达,被塑造成“文明的语言”,象征着西方文明、权利和现代;而卢旺达语被塑造为“原始、部落、落后”。其目的是通过语言制造等级观念,使语言成为社会分层的工具。

卢旺达独立后,卢旺达语和法语的声望均发生了显著变化。法语一方面被视为“殖民的遗产”,成为殖民文化的象征,但另一方面卢旺达社会政治精英阶层并不愿意完全放弃这一代表身份和地位的语言。正是因为如此,胡图族与图西族的民族矛盾难以化解。而卢旺达语作为国家统一和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其发展受到法语的阻碍。大屠杀事件发生后,具有英语背景的卢旺达解放阵线政府将法国和法语塑造为“大屠杀合谋者”的形象,借此为英语的正当性提供意识形态空间,最终导致法语被边缘化。

① Sibomana E. Transitioning from a local language to English as a medium of instruction: Rwandan teachers' and classroom-based perspective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lingual Education and Bilingualism, 2020, (4): 1259-1274.

② 此时期卢旺达小学阶段教育为八年制。

③ 陈章太. 语言规划概论 [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二) 英语和斯瓦希里语

英语引入卢旺达一开始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出于政治考量,英语被塑造成“中性”的语言形象。此外,英语的声望规划还体现了经济目的。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英语作为全球商务和国际机构的通用语言,政府将其与“现代”“先进”“国际”等概念紧密联系,赋予其“合作”的语言象征,旨在吸引国际投资,融入新的经济体,推动卢旺达的国家发展。

在卢旺达,斯瓦希里语的声望在某种程度上与英语有着相似之处,都被视为国际通用或区域通用的中性语言和商业语言。斯瓦希里语形成于 18 世纪,曾经是东非沿海地区商业领域通用语言,之后逐渐传播到非洲内陆国家。因为具备商业与贸易属性而被德国认定为脱离民族与部落的中性语言,进而成为当时整个德属东非殖民地的行政语言。^① 作为中性语言,它不会引发类似法语所带来的敏感政治联想,有利于消除不同族群之间的隔阂,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而作为商业语言,斯瓦希里语能够加强卢旺达与周边国家的贸易往来和经济合作。而且,它已经成为坦桑尼亚、肯尼亚等国家,以及东非共同体、非洲联盟等国际组织的官方语言。卢旺达通过对斯瓦希里语的声望规划,以期增强区域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提升自身在东非地区的经济影响力。

六、卢旺达语言政策特征以及对中文教育的影响

(一) 卢旺达语言政策特征

一是包容性。目前卢旺达共有卢旺达语、英语、法语和斯瓦希里语 4 种官方语言,其中包括一种本土语言、两种国际语言和一种区域语言。这在非洲国家中极为少见。它体现了当前卢旺达政府对多元文化和语言的接纳以及包容性治理的理念。多种官方语言并存,使得不同语言背景的群体都能在国家层面找到自身语言的位置,减少了因语言差异带来的身份隔阂和交流障碍,以及因为语言不平等带来的社会不平等。在政府的各类文件、公告以及公共服务中,都尽量兼顾这 4 种语言的使用,以确保所有公民都能平等地获取信息和参与社会事务。这种包容性的语言政策也有助于吸引不同国家的投资者和合作伙伴,为卢旺达的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语言环境,促进了国际的交流与合作。

二是开放性。卢旺达将英语和法语两种国际性语言以及斯瓦希里语这一区域性语言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不仅反映了卢旺达积极融入国际社会,推进区域一体化的坚定决心,也为提升卢旺达公民国际理解和国际交流能力创造了条件。英语作为全球通用语言,在商业、科技、教育等众多领域占据主导地位,掌握英语能让卢旺达民众更好地参与国际事务,获取全球前沿信息。而法语在非洲有着深厚的历史根基和广泛的使用群体,使用法语有助于卢旺达加强与全球法语国家的联系与合作,拓展区域影响力。此外,卢旺达还鼓励民众学习其他外语,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和多元化的国际交流需求。这种开放性的语言政策使得卢旺达能够在全球化浪潮中保持敏锐的触角,吸收国际先进经验和国际投资,促进自身的发展与进步。

三是发展性。卢旺达曾是联合国公布的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之一。大屠杀事件后,卢旺达百废待兴,面临人口结构失衡、社会信任瓦解以及国际社会的歧视等诸多挑战。2000 年卡加梅当政后,颁布一系列改革措施,化解因大屠杀加剧的族群仇恨、重塑国民认同,不断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卢旺达经济增长迅速,取得显著的发展成就,被誉为非洲“模范生”。当前卢旺达语言政策很大程度上就是为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服务的。从实践来看,它在消除民族隔阂、强化国家认同、促进民族和解与团结,加强区域经济合作、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推动经济多元化发展,提升教育质量、促进技能培训、助力人才培养,传承本土文化、促进文化交流,以及提升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综上所述,卢旺达当前的语言政策预示了未来其语言规划的走向。强化 4 种官方语言的平等地位,普及 4 种官方语言的教育将是规划的主线和走向。语言平等强调在社会中公平对待不同语言,语言使用者能平等地使用自己的语言进行交流,获得教育、公共服务等权利。当前卢旺达的语言政策体现了包容性治理的取向,但要维持 4 种语言之间的平衡并不容易。

^① NTAKIRUTIMANA évariste. La langue nationale du Rwanda: plus d' un siècle en marche arrière [D]. Québec: Université Laval, 2012.

(二) 对中文教育的影响

当前中国与卢旺达两国关系处于历史最佳时期,同时在卢旺达以发展为导向的、开放包容的语言政策下,卢旺达的中文教育发展形势喜人。卢旺达的中文教育始于2004年的大学选修课程,2009年卢旺达大学孔子学院揭牌成立,并成为卢旺达中文教育主要推进器。截至2021年,卢旺达大学孔子学院已有14个教学点,其中包含7个大学教学点、6个中学教学点和1个孔子课堂,常年学习人数约5000人。^①卢旺达境内开设的中文课程主要有学分课、选修课、兴趣班、专门用途班等类型。各大学教学点开设的中文仍以课外兴趣班为主,中学以学分课和选修课为主,国际学校等开设IB中文(中文国际预科证书课程),面向社会生则开设专门用途的中文学习班。近年来,随着卢旺达营商环境的显著上升,卢旺达成为非洲最具投资吸引力的国家之一。2021年和2022年中国均是卢旺达最大投资来源国,中卢经贸合作不断深化。在此背景下,卢旺达大学孔子学院积极探索“中文+职业教育”发展模式,为卢旺达中文学习者拓宽了就业前景,提升了中文的经济价值。因此,未来卢旺达孔子学院可以利用这一窗口期,积极推动中文教育嵌入卢旺达经济发展。卢旺达“2050愿景”(Vision2050)明确强调发展职业和技能教育,加强科技、服务、金融、旅游、酒店等领域的投资和发展,积极布局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围绕卢旺达国家发展战略,卢旺达孔子学院应该加强“中文+职业技能”实践,加快中文教育数字化建设,为卢旺达青年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为卢旺达培养更多符合国家发展需求的专业人才。^②

但是,中文教育目前还未能完全纳入卢旺达国民教育体系。在国家资源不足的情况下,普及4种官方语言对于卢旺达政府来说也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同时卢旺达4种官方语言必然存在争夺有限资源的竞争。这极大地考验卢旺达政府的治理能力。当前,卢旺达人4种官方语言的能力参差不齐,差距明显。数据显示,49%卢旺达人只会卢旺达语,7%通晓卢旺达语和英语,7%通晓卢旺达、英、法三语。^③鉴于此,可以合理预测,在今后一段时间里,强化4种官方语言教学,提升公民4种官方语言能力,仍将是卢旺达语言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阶段语言教育政策与实践的重点。因此,卢旺达政府不太可能在基础教育阶段大规模地推广中文教育。总之,未来卢旺达中文教育应把握深化中卢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机遇,根据卢旺达社会经济发展趋势以及语言政策走向,合理规划,稳步推进。

The Core Logic of Rwanda's Language Policy Evolution: From Decolonization to National Development

SU Huan¹, ZHENG Song²

(1.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Xingzhi College, School of Business, Lanxi, Zhejiang, China 321100

2.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Culture and Social Development,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Zhejiang, China 321004)

Abstract: Rwanda's language policy has undergone multiple phases of transformation, characterized by inclusiveness, openness, and developmental orientation. The core logic underlying contemporary language policy evolution lies in the transition from decolonization to national development, with the ultimate goal of achieving comprehensive national progress. Through the coordinated planning of language status, corpus, acquisition, and prestige, Rwanda has established a multilingual ecology in which Kinyarwanda, French, English, and Swahili coexist as official languages, serving the country's diverse development needs.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historically strong China-Rwanda relations and the promising growth of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future initiatives should seize the opportunity brought by the deepening of the China-Rwanda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 Rwanda should align with the country's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trends and the trajectory of its language policy, ensuring strategic planning and steady implementation.

Key words: Rwanda; language policy; language planning; national development; Chinese education

(责任编辑:杨 恬)

① 曾广煜. 卢旺达大学孔子学院的内涵发展之路 [J]. 中国投资 (中英文). 2022, (Z2): 78-80.

② 董潇逸, 贺宏志. 海外中文教育政策的关联因素与多维研究视角 [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 2024, (6): 10-20.

③ 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等. 中国对外投资合作国别 (地区) 指南: 卢旺达 (2024年版) [R/OL]. <http://www.mofcom.gov.cn/dl/gbdqzn/upload/luwangda.pdf>.